
被遺忘的墨西哥人：販毒集團是恐怖分子嗎？

余創豪 chonghoyu@gmail.com



墨西哥陶瓷頭骨，當地亡靈節的標誌飾物。(Photo: Gzzz, CC BY-SA 4.0)

墨西哥軍方在今年二月底於哈利斯科州（Jalisco）展開針對毒梟的行動，大毒梟門喬（El Mencho）在交火中死亡。門喬是「哈利斯科新世代販毒集團」（CJNG）首腦，隨後CJNG爆發報復性、示威式暴力：多地出現縱火焚燒車輛、封鎖道路、攻擊公共設施或商業據點等行動，擾亂交通與城市運作。

墨西哥總統帕爾多（Claudia Sheinbaum Pardo）一方面對外宣示秩序正在恢復、會加強部署，另一方面也必須面對「斬首行動是否引發更劇烈的碎片化暴力」這個老問題：當頭目倒下，短期常見的是報復升級與地方勢力爭奪；中長期則可能出現接班權力真空、內鬥與地盤重組，反而讓治安風險更難預測。

根據墨西哥政府官方數據（特別是國家地理及統計局 INEGI）以及多個人權組織的追蹤，自2006年前總統卡爾德隆（Felipe Calderón）發動「毒品戰爭」以來，毒品暴力已經令超過四十萬至四十五萬人喪生，但實際情況可能更嚴重，除了死亡人數，還有超過十一萬墨西哥人被列為失蹤，相信已經凶多吉少。將這兩個數字加起來，那麼因毒品而死於非命的墨西哥人可能高達五十六萬，這已經接近美國南北戰爭的遇難者數字。

這實在是一個驚人的數字！這已經超過了南京大屠殺的死亡人數（二十萬至三十萬），但不同的是，戰爭通常隨着停火協定或者投降而結束，1945年之後，再沒有大量中國人被日本人殘害。然而，正如上面提過，門喬的死亡並不意味着販毒組織會瓦解，而是可能碎片化。還有，毒品暴力是一種制度化的暴力，墨西哥販毒集團已經組織化甚至經濟化。他們不僅販毒，還控制水資源、農業（如酪梨貿易）和採礦。這不再只是犯罪，而是一種寄生在國家體制上的「影子經濟」。在墨西哥，超過90%的謀殺案從未被起訴或定罪，當

暴行不需要付出代價，暴力就會被無限複製。按照這趨勢，再過二、三十年，可能將會有一百萬墨西哥人因為為毒品而死於非命。

墨西哥販毒集團的暴力行徑極端殘酷，例如死者遺體被掛在橋上，以達到恐嚇作用。有些幫派拍攝執行暴力的影片、上傳到網路或直播，這類影像呈現被綁、被傷害，乃至被斬首的場面。這些凶殘的行為比起伊斯蘭國、極右派恐怖主義的暴行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，但令人納悶的是：國際社會仍然未將墨西哥販毒組織列為恐怖分子。

在傳統定義中，恐怖主義暴力必須具備政治意識形態或者宗教信仰的動機（例如推翻政府、建立神權國家）。墨西哥毒梟之最終目的是利潤最大化，他們並不想取代墨西哥政府，他們只需要政府癱瘓或被收買，好讓他們能順利運毒。他們亦沒有任何一套烏托邦式的政治或宗教理想。

在冷戰時代，左傾分子同情甚至支持巴解組織、意大利、西德和日本的赤軍派；發生九一一事件之際，譴責美國及間接同情蓋達組織者大有人在。但一直以來，沒有任何主義的犯罪組織並沒有帶來任何爭議。相反，暴行如果披上了一層道德或主義的外衣，就更容易引起廣泛注意，甚至同情。然而，想深一層，這種劃分是有問題的，從受害者的角度來看，為了政治理念、宗教信仰、毒品理論而濫殺無辜都是不道德的，動機不同並不改變死亡的悲劇性。

我曾經以開玩笑的口吻對人說：「如果毒梟創建一個宗教或者發展出一套政治理論，例如建立起一套對抗無能且腐敗的親美政府的敘事，他們可能真的會從毒販轉型成某種民族游擊隊，到那時，國際社會的道德判斷可能發生轉向。」

其實，我的笑話正在變成現實，一些墨西哥黑幫已經開始模仿恐怖組織的「社會福利」模式，例如他們在疫情期間派發印有集團頭目頭像的物資包；資助地方教堂和修路；在某些地區宣傳自己為保護當地人免受外來暴力侵擾的守護者。當人民受益於毒梟的時候，他們的認受性便會提高。然而，如果一個犯罪組織的暴力規模、社會控制力、心理恐嚇效果已經等同恐怖主義，我們是否應該重新思考恐怖主義的定義呢？

五十六萬，對很多人來說只是一個數字，但在這數字的背後都是有名有姓、有血有肉的人。在討論國際局勢時，我們傾向於「宏大敘事」、地緣政治角力，但我們是否遺忘了在刀鋒邊緣下掙扎的受害者呢？

2026年2月24日

原載於香港《時代論壇》

[更多資訊](#)